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强晓玲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刘梦妮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中国人的喜酒~

今世缘 特约刊登

~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

## 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刘畅、闵捷、魏梦佳

也许没有哪座园林如颐和园这般,像极了一部历史的画卷。这里有乾隆皇帝“如画江南”的审美意趣,有康有为改良维新、富国养民的梦想,有“北平”到“北京”之间的历史折痕。

一池清漪照家国。从清漪园到颐和园,从皇家御苑到人民公园,走过近三个世纪的颐和园美好如初,她用“正青春”的话语讲述着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故事。

## 山河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山河用来丈量帝王的胸怀。清王朝第六任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却将帝国的万里山河浓缩在距离紫禁城15公里的一派湖光山色之中。

冬日的北京西郊,清冷的空气中夹杂着些许土石和松香的气息。将时光拉回1749年的初冬,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正在火热展开。

亲自主持这项工程的弘历,要求将天然湖瓮山泊的面积扩大两倍,加深两倍,以便将京西水源输送到北京城内,并抵达京城东郊的通州,与京杭大运河相连。

彼时,38岁的弘历已使用“乾隆”这个年号将近15年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吉祥含义的词汇,寓意“天道昌隆”。如其所寓,18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清国库的财富几乎占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乾隆九年,耗资巨大的圆明园扩建工程完毕,已经拥有了‘万园之园’的乾隆皇帝曾经立誓不再建园林了。但6年后,他就以通漕运、治水田之名,在北京西郊瓮山西湖一带挖湖堆山。其实,建一座新园林的想法那时已经确定了。”颐和园副园长、颐和园学会会长秦雷对本报记者说。

1750年阳春三月,乾隆皇帝为庆祝崇庆皇太后60寿辰,将疏浚后的西湖改名为昆明湖,瓮山改名为万寿山,随后下旨将这一带湖山,建筑命名为“清漪园”,并开始了长达15年的园林修建工程。

在清漪园建造期间,乾隆皇

## 池清漪照家国

颐和园里的山河岁月



颐和园建园270周年文物特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图为游客在颐和园集体记忆墙中寻找自己的记忆。

百余次的莅临中留下1500多首御制诗。

“清漪园的建成,有时代背景,也是帝王个人兴趣、个性使然。乾隆皇帝希望通过清漪园展示自己在造园艺术上的大手笔。这座园林也的确是中国三千年造园史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载体。”秦雷说。

## 际会

在昆明湖西北角,一处颇具村居野趣的景区经过复建与整饬后,已对游人开放几个月了。灰瓦小院、黄草漫野,亭廊照水,让人想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景象。

这处景区叫“耕织图”,原址与清漪园同龄。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物阜民丰的理想愿望,被乾隆皇帝转换为一道看得见的风景。耕织图隔昆明湖与著名的颐和园铜牛遥遥相望,又有了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的浪漫诗意。

“稻正分秧蚕吐丝,耕忙亦复织忙时。”清代的耕织文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鼎盛。但这位长寿的皇帝却并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场以机器替代手工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并即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乾隆皇帝为清漪园的每一座建筑题写了匾额与楹联,在前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又过了20年,英法联军入侵。清漪园与圆明园一起在这次浩劫中遭受重创。清王朝命运的转折,开启了这座皇家园林的新一程历史。

“我们在复原耕织图景区的时候,考虑到它是两个时代景观叠合的特征。因此,外部景观按照清漪园时期的耕织景观进行了恢复,同时修缮了慈禧时期水操学堂的部分院落。”颐和园文物科主任隗丽佳对本报记者说。

这里所说的水操学堂,与清漪园的更名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外战争的屡屡败退,令清政府意识到了演练海军的重要性。1886年,清政府在“耕织图”的废墟上兴建昆明湖水操学堂。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单纯。水操学堂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也是重建颐和园的一面幌子——既然水操学堂已经开建了,那么恢复清漪园的其他建筑也就是“顺手之便”。

“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帝大婚后就要行使皇帝的权力了。太后需要一个养老的地方。根据乾隆为他的母亲祝寿修了清漪园这样一个‘祖制’,皇室决定在这个地方重建一处园林,为慈禧颐养天年。”秦雷说。

1888年,光绪皇帝下令重建清漪园,并定名颐和园,取自“颐养冲和之意”。

1894年,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水操学堂退出历史舞台。同一年,颐和园的建造草草收尾。

像耕织图这样见证了清漪园和颐和园两段历史的建筑还有很多。

乾隆时期处理朝政的勤政殿,在颐和园时期更名为仁寿殿。1898年(戊戌年)6月,光绪帝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变法正式展开。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于颐和园玉澜堂。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没有挽回清朝覆灭的命运,但却给颐和园带来许多新鲜事物。

19世纪末,颐和园东官门外建起了“电灯公所”,供给颐和园电灯照明,是北京最早的发电设施之一。

颐和园还收藏着清朝宫廷使用的第一辆汽车。据考证,这是美国最早汽车厂商之一的“杜利埃”品牌,内嵌三缸四马力后置式汽油发动机,外形则保留着18世纪欧洲马车的痕迹。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并占据颐和园。1912年初,清朝最后一代皇帝溥仪退位。两年后,颐和园对外开放。

1949年,国共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在颐和园万寿山东部山脊上的景福阁悄悄举行。这座清漪园时期为皇室礼佛而修建的昙花形三层楼阁,在颐和园时期由于经费所限改成了单层结构。在这座见证了晚清历史沧桑的院落中,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这份协议的重要含金量在于,它使得包括颐和园、紫禁城等在内的诸多文物古迹免于战火。

北平和平解放,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页。颐和园开启了成为人民公园的新使命。

“传承和弘扬颐和园文化,一方面要对颐和园的造园艺术进行分析研究,包括立意、相地、布局等方面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还要对颐和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颐和园的园名、景名多使用文学历史典故,如谐趣园的知鱼桥,典故出自《庄子·秋水篇》,只有了解庄子与惠子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辩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他说。

与此同时,颐和园中所体现的视线控制法、步移景异法、借景法等中国传统园林造园艺术,正在不断被转换为现代形式,在当代园林中得以应用。

2020年,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文物特展,以纪念颐和园建园270周年。乾隆皇帝珍藏的汉代玉璧、元代瓷器,见证一代名伶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艺术人生的德和园大戏楼旧照,颐和园对外开放后不同时代的门票……珍贵的文物和影音资料,再次带人们走进颐和园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中。

在展览的最后,一面张贴着数百张照片的特殊的“展品”格外吸睛。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人们的衣着从长衫、旗袍到西服、短裙,有家庭合影、毕业留念,有颐和园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激动瞬间,也有不同时代的人们参与颐和园各类活动的生动场景。

“新中国成立后,颐和园归属人民,成为老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既是休闲的地方,也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人类优秀文化的场所。我们希望把颐和园作为老百姓生活美好瞬间这样一种记忆呈现出来。”秦雷说。

会到来:“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颍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小镇,它虽无甚名气,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从颍阳到登封,我一再向人打听颍阳山居和元丹丘,不过就像我预感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它和他。李白交游甚广,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元丹丘乃职业道士,炼丹打坐,云游四海。有一种说法是,李白还在蜀中时,就与他相交。后来,李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要么与他约期相见,要么与他不期而遇。至于嵩山附近的颍阳山居,那是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

在颍阳山居小住后,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阳,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地答应了。洛阳之行,李白与元演、崔宗之相识,并结为知交。聚会结束后,李白不得不回安陆——当他于733年回到安陆时,为期3年的一入长安终于告一段落。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大的梦想和激情,尤其是作为一个赘婿。一年多后,李白又一次上路了。

这一次是元演之邀游太原。其时,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尹。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会合。按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唐时从洛阳到太原,大致经行今天的沁阳、晋城和长治等地。

扣马村是一个北方村落,公路两侧是民居,民居外是平原,青纱帐刚起来,碧绿一片。这座如今普通的村落,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故而史料上称旧孟津。孟津古渡是洛阳通往北方的门户。李白不知道黄河中下游的分界,他只知道,要前往太原,必须先在孟津渡过恍似从天而来的黄河。

扣马村外的黄河,平缓宽阔,河中形成了一道修长的沙洲。唐时,供人们过河的,不是船只是浮桥。当时,利用水中沙洲,建成了两道浮桥,并在沙洲及南北两岸筑有关城,维护浮桥计有水手250人、木工10人。严耕望认为它是“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下转14版)

## 漫游:

## 大道如青天,我独得出

云雾像被水打湿的棉被,厚厚地裹住了终南山和山间的别墅。偌大的别墅里,只有几个看守的老仆。唯一的客人是李白。面对没完没了的雨水,惆怅与焦急在李白心底潜滋暗长。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天下知名的女冠——女道士。当然,也可以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血统高贵的公主。因为,女冠和公主就是同一个人。

李唐重道教,自称是道家先辈李耳后裔。公主中间,就有不少人痴迷于修道,甚至出家做道士。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与唐玄宗同父同母,地位显赫。年轻时,玉真受道于括苍山道士叶公,玄宗下令为她修建了庞大的道观,后来赐号持盈法师。终南山中的别墅,就是玉真公主众多修道场所之一。

李白从安陆来到长安,拿着许氏的信,找到许家一位远亲。远亲官太小,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给李白出主意说,宰相张说热心举荐人才,不妨找找他。张说身居高位,文章驰名天下,受封为燕国公,与许国公苏颋——就是李白在成都干谒那位——齐名,人称“许大手笔”。李白精心制作了一张名片去张府,已经64岁的张说一看名片就无比好奇:海上的鳌客。

张说让仆人把李白带进去,问他,你要钓鳌,请问用什么做线?用什么做钩?李白侃侃而谈,回答说以虹霓为线,以明月为钩。

张说又问,用什么为饵?李白

## 长风万里

## 李白的人生地理(中)

聂作平

好道而“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成分,也有发自内心对雄奇或清幽的山水的喜爱,还有在面临失败与挫折时,企图借山水荡涤愁绪的醉翁之意。

从终南山下来,李白去了长安周边的凤翔、坊州等地,在那一带漫游了一段时间。心情稍稍平复后,他重返长安。意外的是,许氏远亲避而不见,张说去世了,他也不便再去找张垍。

幸亏在坊州时,王司马给了他一笔钱。靠这笔钱,李白在长安继续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大约干渴无门,这一时期,与他来往的多是斗鸡走狗的恶少。为此,他遭遇了北门之厄。

北门之厄的具体情况,首次长安之游十几年后,李白在写给陆调的诗中有所透露。大概是李白得罪了一伙恶少,这些恶少聚众围攻李白。李白虽会剑术,然寡不敌众。正在危急时,陆调纵马奔来,把李白救走;旋又报告官府,为李白摆平这场祸事。

经此波折,李白对长安更生失望——不仅对长安失望,甚至,对未来的人生也失望。他在《行路难》里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方面,他安慰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另一方面,

他又仿佛看破红尘,心灰意冷:“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的一生,常常就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之间纠结,如同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

731年暮春,失望的李白离开了长安。不过,他没回家——尽管在长安期间,他因思念许氏写过十来首诗——但是,他不想回家,也无颜回家。毕竟,在长安一无所获,他怕回家后面对那些关心他的亲朋旧识——无论是真关心的惋惜,还是假关心的幸灾乐祸。

李白向东而行,经东都洛阳,折向东南而至宋城(河南商丘)。宋城有一座李白时代就已废弃数百年的巨型园林:梁园。关于梁园,还有一段趣外话。十多年前,我在开封城南的禹王台公园寻访古吹台时,看到一座门坊,上书:梁园。开封不少地名,也冠以梁园或梁苑,如梁园小区、梁苑小学。甚至,就连一些当地的旅游资料上,也称梁园在开封,就在古吹台一带。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园的修建始于西汉梁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同父同母,甚受其母窦太后爱怜,地位尊贵。受封梁王后,建都睢阳,即商丘。梁王在世时,建造了一座方圆达300里的园林,称为东苑、兔园,后人称为梁园,或梁苑。梁王雅好文学,把一批大文人如司马相如、枚乘等招至麾下,出没于梁园。

那么,梁园到底在开封还是在商丘呢?尽管《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开封,但更多迹象表明,梁园其实在商丘。因为,商丘才是梁国都城,而开封一带虽也属梁国,距王城却有100多公里。后人之所以把梁园附会在开封,很可能因为开封曾称大梁和汴梁吧?

好古好游的李白一定想象过梁园的精致宏伟,然而到了故址一看,才发现亭台楼阁已随丝竹歌舞一同消失。池水干涸,古木幽森,他不由感叹繁华难再与人间荒谬:“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即使信陵君这种名垂青史的人物,他的坟墓也沦为耕地。既然人生如此,世事如此,他只好“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其间的意绪,颇像古人目睹“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之无常,亦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素”之感叹。人生易老,世事无常,不如及时行乐,便成为李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不过,斯时的李白还算年轻,还没有从失望走向绝望,因此在诗的结尾,他相信时机终

将到:“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颍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小镇,它虽无甚名气,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从颍阳到登封,我一再向人打听颍阳山居和元丹丘,不过就像我预感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它和他。李白交游甚广,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元丹丘乃职业道士,炼丹打坐,云游四海。有一种说法是,李白还在蜀中时,就与他相交。后来,李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要么与他约期相见,要么与他不期而遇。至于嵩山附近的颍阳山居,那是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

在颍阳山居小住后,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阳,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地答应了。洛阳之行,李白与元演、崔宗之相识,并结为知交。聚会结束后,李白不得不回安陆——当他于733年回到安陆时,为期3年的一入长安终于告一段落。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大的梦想和激情,尤其是作为一个赘婿。一年多后,李白又一次上路了。

这一次是元演之邀游太原。其时,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尹。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会合。按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唐时从洛阳到太原,大致经行今天的沁阳、晋城和长治等地。

老城村是一座北方村落,公路两侧是民居,民居外是平原,青纱帐刚起来,碧绿一片。这座如今普通的村落,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故而史料上称旧孟津。